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
第九回 黃土坡義結金蘭 獨龍莊計謀虎狼

詩曰：道古班荆勢尚疏，相投慕義意情孚。
儼如伐暴天心合，無異除殘民命甦。
遇變不驚俱是勇，逢餐必飽豈為粗。
至今瞻仰音容下，凜冽秋霜道不孤。

話說匡胤回了鄭恩，來至黃土坡前，祇見傘車摺在一邊，卻不見柴榮的形影，心下驚駭不止，即忙叫了數聲，祇聽得坡子下有人答應道：「賢弟，愚兄在此。」匡胤仔細一看，原來在那避風牆凹之內，席地而坐，赤著上身，在那裏搜捉蚊蚤。當時見了匡胤，即將衣服穿了，走至跟前叫道：「賢弟，盼望殺了愚兄，你去追趕董達，勝負如何？」匡胤道：「不要說起，幾乎不能與兄長相會。小弟追趕那廝，意欲當途剪滅，不料被他誘進了九曲十八灣中，糾合山寇，阻住廝拚。一來賊人勢眾，小弟勢孤，二來路徑不熟，戰場狹窄，相持多時，急切不能取勝。正在危急，幸遇這位壯士挺身前來，奮勇衝破重圍，打死賊人無數，董達漏網而逃。小弟因記挂仁兄，未曾追趕，祇得同著這位壯士回來，得與兄長相見，真萬千之幸也。」

柴榮聽了此言，心下一憂一喜——憂的恐怕董達從此逃去，懷恨在心，別生枝葉，倘後孤身來往，保無暗設機關，難免性命之慮，喜的匡胤得勝而回，克張銳氣，又得鄭恩為伴，朝夕相從，日後或有事端，亦可望其助益。當時往那匡胤背後一看，見是一條黑漢，形相猙獰，容顏凶惡，肩上一根棗樹，強強的立在背後，屹然不動。心下略有幾分膽怯，開言問道：「這壯士尊姓大名，府居何處？」匡胤道：「小弟一時倉卒，兀尚未知其詳。因思這位好漢萍水高情，義氣相尚，真是人間少有，世上無雙，小弟心實敬愛，意欲與他八拜為交，做個異姓骨肉，患難相扶，不知兄長意下如何？」柴榮大喜道：「賢弟之言，深合吾意。但此處山地荒涼，人煙絕少，這些香燭牲禮之儀，一些全無，如何是好？」

鄭恩道：「這有何難，那前面村鎮上，這些買賣店舖人家，樂子盡多認得。你們要買香燭福物，祇消拿些銀子出來，待樂子去走一遭，包管件件都有。」匡胤就在行囊取些碎銀，遞與鄭恩。鄭恩接在手中，即時離了黃土坡，趕至村鎮之上，往那熟食店中，買了一隻燒熟的肥大公雞，一個煮爛的壯大豬首，一尾大熟魚，一壇美酒，又買了百十個上好精緻饅饅。走到平日買油主顧人家，借了一隻布袋，把這些食物，一齊裝在袋裏，背上肩頭，一隻手拎了這壇美酒，望著舊路回來。剛走得幾步，祇見路旁有一酒店，那門首擺著行灶鐵鍋，鍋內正在那裏氣漫漫沸騰騰的煮著牛肉，香風過處，觸著心懷。即便走進店中，揀了四個大牛蹄，可的將餘下零銀交還了，叫店家把刀切碎，摻上些椒鹽，撩起這青袍兜子來裹了，揣在腰間。即便搵上了袋，一手拎著了酒，轉身就走。一路上便把這碎牛蹄，大把的抓著，往口裏亂丟，也不辨甚麼滋味，那管他生熟不勻，竟是囫圇圖滾下了肚，未曾走至坡前，四個牛蹄早已歸結得乾乾淨淨。

當時來至坡前，見了柴榮匡胤，連忙把嘴堵了，放下福物酒食，張著這血盆般那張大口，嘻嘻笑道：「快著快著，我們拜過了朋友，便好都來受用，休叫福物沒了熱氣。」匡胤道：「壯士不須性急，我們且把年齒一序，然後好拜。」鄭恩聽言，把嘴一啞道：「你們忒也噁嚇，有甚的年齒不年齒，祇是胡亂兒拜拜便罷，要是這樣擔擱了工夫，叫樂子吃了冷食，難為這肚子作祟。」匡胤笑道：「壯士，你原來不知，我們序了年齒，方好排行稱謂，不然，誰兄誰弟，怎好稱呼，你須快快兒說。」鄭恩受逼不過，祇得一口氣道：「樂子住在山西喬山縣地方，姓鄭名恩，號叫子明，乳名黑娃子，年長一十八歲，臘月三十日子時生的，這便是樂子確真的年齒。」

匡胤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今年一十八歲，我是一十九歲，大哥二十歲。序齒而來，該是柴兄居長，我當第二，你是第三。我們就此參拜天地。」鄭恩道：「不中用，不中用，要拜朋友，須都依著樂子的主意，必要讓你居長，樂子第二，這姓柴的第三。依這主意，樂子方肯與你們結拜，若不依樂子的說話，就趁早兒你東我西，大家撒開散伙。」匡胤道：「豈有此理！為人祇有長幼次序，若無次序，便乖倫理，與那雞犬何異，況柴大哥先曾與我拜過朋友，他兄我弟，倫次昭然，如今怎敢逾禮，佔他上位起來，鄭兄不必多言，還是柴兄居長，方是一定之理。」鄭恩哈哈大笑道：「我的哥，樂子卻勉強你不過，就是依著你的主意罷了，若再與你說話，真個把這福物冷了不成。」說罷，將袋裏三牲福物取將出來，排在傘車之上。

三人正欲下拜，匡胤猛地叫道：「子明，你為何不請了香燭來？」鄭恩把手一拍，笑道：「果然樂子忘了，祇為想了那吃的，就忘懷這燒的了。也罷，待樂子扒上三個土堆兒，權當了香燭罷。」柴榮道：「子明言之有理，俺弟兄們撮土為香，拜告天地，各要虔心，不可虛謊。」三人遂一齊下拜，各說了里居姓氏，年月日時，無過同心合膽，不懷異念之意。彼時誓拜天地已畢，序了次序，各人又對拜了八拜。然後把三牲福物饅饅酒食等物，各自依量飽餐了一頓，方纔整備行程。正是：

漫道拜盟稱慶幸，須知讎敵暗分排。

當下三人正欲前行，祇見鄭恩猛然叫聲：「二哥，且慢行走，樂子想著一件事情，卻幾乎又忘懷了。」遂向胸前取出那個油透的放錢兜肚來，探著指頭往兜子裏一摸，摸出一個方折好的東帖兒來，遞與匡胤道：「二哥，這是相面的口靈苗先生叫我與你的，故此帶在身邊。前不遺失，虧了這個放錢兜子油透已足，水泄不漏，方纔得個乾淨，不然，樂子覺水的時節，卻不浸得濕爛了麼。」說罷，哈哈大笑。匡胤接過手來，折開觀看，那東帖裏面夾著一個包兒，打開看時，裏面包著八個銅錢，那紙上寫著六個字道：「此錢千博千贏。」又看那帖兒上，也寫著兩行細字，說道：「輸了鸞帶莫輸山，賭去銀錢莫賭誓。」匡胤看了，一時不解其意，祇得把那八個銅錢收在腰中，將東帖扯得紛紛碎碎，吃在肚中，口內吶吶的罵著。柴榮道：「賢弟，為何將這東帖扯碎，又是這般痛罵著他，莫非其中言語，有甚惡了你麼？」匡胤道：「仁兄有所不知。這個人名喚苗光義，乃是遊方道士，設局愚人。當時在東京相遇，觀看小弟的相，因他言語荒唐，不循道理，被小弟廝鬧了一場，驅之境外。不知後來怎麼又遇著了三弟，將這東帖寄我，今觀他胡謔匪言，誰肯信他，故此一時扯碎，付之流水罷了。」鄭恩道：「二哥，你也忒殺糊塗了，樂子若不虧他的相準卦靈，怎麼能夠遇著你們，結拜兄弟，他便這等口靈，你卻偏偏奚落，豈不罪過？」匡胤道：「兄弟，這些閑話，你也休提。如今趁此天氣尚早，我們快些趕路，莫教耽誤時光，錯過了宿店。」柴榮接口道：「二弟言之有理。」遂把傘車推將起來。鄭恩就把那隻盛福物的袋兒捲了，揣在兩傘中間，就與匡胤在前，輪流絆扯，望著關西大路而行。

走了多時，天色將晚，卻好推進了一座村莊。覓了一個店舖，把傘車推進了店，揀下一所潔淨房屋，安頓了車兒行李。匡胤就叫店小二安排晚飯來用。小二道：「客官，你們原來不知。我這裏獨龍莊，祇有俺們這座店兒。來往客人，不過安宿，祇取火錢十文，每人依此常例，若要酒飯，須著自己打火，所以這飯食是從來不管的，客官們自尋方便。」匡胤聽罷，打開銀包，取了一塊銀子，遞與小二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便替我去買些米，並要幾斤熟肉，打上一壇好酒。剩下的，就算你的火錢。」柴榮道：「賢弟，不消你過費，我車上現有米糧在此，就是那酒肉之費，愚兄自當整備。」遂叫匡胤把銀子收了，打開自己銀包，稱了一塊三四錢重的銀子，遞與小二去買酒肉。又叫鄭恩把傘車上席簍裏的米，煮起飯來。鄭恩走至車前，把簍子提將出來。看那壁間，現擺著行灶、鐵鍋、薪、水等物，就將簍蓋除下，把簍裏的米一看，也不論他多少，傾空倒將出來，裝在鍋子裏，加上些水煮將起來。不期鍋小米多，竟煮了一鍋的生米飯。原來鄭恩一則生來粗俗，二則食量甚大，起先取米之時，未免嫌少。及至煮成了這鍋生飯，就使他一個獨吞，量不言多。多少既已不論，這生熟兩字，亦必不辨矣。這正是：

天賦英雄性，膜腔自不同。

脯漿遂我食，尚道肚皮空。

比及鄭恩煮完，小二買了酒肉進來，交付已畢，自己往店中去了。三人坐下，各把酒肉用了一回。將要用飯，柴榮走至鍋邊，開了鍋蓋，往內一看，祇見滿滿的一鍋生米飯，便叫鄭恩過去道：「三弟，你為何煮出這樣生飯來，叫人如何可吃。」鄭恩道：「大哥，你嫌他生，樂子日常受用，專靠著這生飯。你依著樂子也多吃些，管叫你明日力氣覺得大了，走路也覺得快了，你吃你吃。」柴榮搖頭道：「難吃難吃。」鄭恩道：「大哥，你果然怕吃，待樂子吃與你看，你莫要笑話。」說罷，拿起碗來，盛了便吃，也不用菜，也不用湯，竟是左一碗，右一碗，登時把一鍋的生米飯，挨挨擠擠都裝在那個肚裏去了，就笑嘻嘻的道：「何如，樂子專會吃這些飯的。」柴榮祇道簍子裏還有剩下米糧，欲待取來自煮，便往車前取簍一看，卻已粒米全無，空空如也，心下甚覺驚駭，道：「三弟，還有那餘剩的米在那裏？」鄭恩道：「大哥，你休推睡裏夢裏，方纔樂子安放在肚子裏頭，你親眼見的，怎麼又問起米來？」柴榮笑一笑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我十餘日的飯糧，多被你一鍋煮了，怪道煮出這樣飯來。也罷，我們買些饅饅來用，倒也相安。」遂又稱了三四分銀子，叫小二去買了些饅饅，與匡胤一同吃了。

看看天已黃昏，三人正欲安寢，鄭恩祇覺得一陣肚痛起來，要去出恭。慌忙出了房門，尋往後面天井中去，見有茅廁在旁，登上去解。可殺作怪，那肚裏恁般的絞腸作痛，誰知用力的掙，這下面兀是解不出來。正在這裏翹著頭，踞著身，使著氣力，祇聽得那首廂房中，有人唧唧噥噥的講話。

看官：你道是誰？原來這所住房，就是董達的家園，這說話的，便是董達與他老子講談。祇因董達日間敗陣之後，又往別處擔擱，及至回家，時已日暮，踉踉蹌蹌奔至家中。他的老子一見，即便問道：「我兒，你今日回來，為何這等光景？」董達道：「不要說起，孩兒今日抽稅，遇著一個販傘的蠻子，倚仗了一個紅面漢子，大鬧銷金橋，壞我規矩，又把我手下眾人打得個個傷殘。孩兒聞了此信，因把這紅面的誘進了九曲十八灣中，通知二魏出來，齊心拿捉，不道那廝十分驍勇。我們正在圍住，將次拿住之際，誰知他被那個慣賣香油的黑賊，反來救解，打散眾人，又把二魏盡多打死。孩兒性命幾乎亦遭其手，幸而得便逃回，故此這等模樣，兒思這樣冤讎，如何得報。」老子道：「我兒，原來你今日吃了這等大虧，你且輕言，你在外面打鬥這三個賊徒，被他走了。我為父的坐在家裏，不費吹灰之力，包管你報讎就在眼前。」董達聽了，心下大驚道：「父親，這大讎怎麼就得能報？」

那老子笑道：「不瞞你說，這三個賊徒，多在咱的家內了。」董達道：「他怎能到我家內？」老子道：「方纔小二進來說，今日來的販傘客人，兩個伙計甚是怕人，一個紅臉，一個黑臉，那紅臉的還可，這黑臉的更覺凶惡難看。我看這三個賊徒，與你說的相合，豈非就是你的對頭了？」董達聽了，驚喜如狂，說道：「既是他們自來尋死，我們叫齊了人眾，急速打他進去，怕他不個個多死。」那老子復又搖手道：「早哩，早哩，你也不須性急，且挨到人靜之後，然後把前後門上了鎖，再添些人，趁他一齊睡著，輕輕的挨將進去，把他三條性命結果了，卻不乾淨了當，強如此刻與他爭鬥，多費氣力，我兒，你道此計好麼？」董達道：「父親言之有理，你老人家管了前後門上鎖，兒去叫人就來。」那董家父子算計，不道依著了古人兩句說話，說道：

隔牆須有耳，窗外豈無人。

不想鄭恩登在廁上正解不出，聽得房裏有人說話，他也不去用力掙了，靜悄悄將過去，閃在旁邊，復往板縫裏一張，燈火之下，看見董達在那裏指手劃腳，道長說短。他便留心細聽，把前前後後，恁般如此這些計較，都已聽在耳裏。聽到董達說是叫他老子去鎖門，自己去叫人，方纔心下著慌，即忙大步走進房去，叫著匡胤道：「二哥，不好了，咱們走到讎人家裏了。」匡胤大驚道：「怎麼是讎人家裏，那個是你的讎人？」鄭恩道：「這裏原來是董達的莊上。樂子方纔去後面出恭，聽得那廝父子兩個在房裏算計，要把前後門鎖了，等著我們睡著，便要結果咱們性命。」柴榮聽了此言，祇唬得汗流浹背，挫倒在地。匡胤祇驚得搓手腳，一籌莫展。

鄭恩見了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大哥二哥，你們原來都是怕事的，怎麼遇了這般小事，便這等害怕起來，枉自做了英雄好漢，倒把這膽氣弄得小小兒的，日後怎好去做大事，還有樂子在此，怕他則甚？他便有千百個人，管叫他一齊進來，都在樂子這根棗樹上納命，若有一個走脫，便算樂子不是好漢。」匡胤道：「不然，愚兄豈是怕事之人，祇因常言道寡不敵眾，我們雖有兵器，武藝高強，怎奈這店房狹小，退步全無，一遇相鬥，施展不開，如何取勝，為今之計，必須出了巢穴，到那平陽街道，還好商量。」柴榮接口道：「賢弟，他前後門都已上鎖，插翅也是難飛，怎能出得門去？」鄭恩道：「大哥休要害怕，咱們門裏出不得去，就在牆上可以走得。方纔樂子出恭時節，看見天井那邊有個園地，這裏外面想是活路。我們趁早兒走了出去，他不來便罷，他若來追，便好與他算帳了。」

三人計議已定，即便動身。鄭恩當先引路，柴榮匡胤推了車子，飛奔到那園中。來至牆邊，舉眼一看，幸喜那牆不甚高大。鄭恩縱身跳下牆頭，望下看時，黑暗中微微像是一條通衢大路。復又跳了下來，先叫柴榮爬出牆去，無奈牆頭雖低，柴榮從來未曾經歷，焉能得上，鄭恩祇得叫柴榮用手扳著牆磚，下面抬進，慢慢的爬上牆頭。此時柴榮祇要性命，管甚高低？撲通的跳將下去，祇跌得齒折唇開，忍著痛，祇不做聲，心內兀兀的跳。隨後匡胤跳上牆頭，鄭恩把車子舉送上去，匡胤接住，叫柴榮幫接下去，匡胤即便跳了下來。鄭恩見二人並車子都已出去，然後自己也跳出牆頭，當先開路。匡胤柴榮推著車子，緊緊飛跑。此時約莫二更天氣，雖然燈火全無，倒也覺得有些微光，隱隱之中，依稀可走。

三人走行之間，忽聽得後面喊叫連天，回頭一看，祇見燈火熒熒，煙塵滾滾，猶如千軍萬馬殺奔前來。祇因這一來，有分教——

惹動了干戈不歇，連累著骨肉遭殃。正是：
禍福無門人自召，善惡有報影隨形。
不知追的何人，當看下回便見。